

煙雨月

陳強華著



陳 强 華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生

畢業於大山脚日新中學

廣東惠州人

一九七七年七月尾開始寫詩

曾獲得由天狼星詩社主辦之大馬第二屆
(一九七八年)現代詩比賽優異獎

雖然《星板日報》副刊「星座」僅達年餘的短暫，但對那時期湧現的新作者而今已成長，總感欣慰。

陳強華是個顯赫的代表，他的處女詩作「暮」，便是刊載于那時的「星座」版。

艾柏

在詩的領域摸索了廿年，我仍然覺得自己很貧乏。詩的詩言是精練的發光體。我多少相信寫詩是需要才華的。讀陳強華的詩，我欣賞他的氣魄和隱密的哲理，並且帶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居然能夠掌握了詩的深度、技巧和意境，我應該為他鼓掌。

丘梅

展開稿紙，發覺文學路正像一頁頁一格格稿紙，需要我們去填滿。也許不能說是收穫吧，我們只想為文藝公園播點種子，所以，我和強華以及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曾經瘋狂的自組詩社自印刊物，說來也許沒有什麼，但是曾和我同甘共苦過的這位朋友的潛質，却是我深信能大發光芒的。

楊劍寒

當一株樹茁壯生長，屹立在遼野的土地，他曾為自己龜裂的臉感到一陣傷茫，他甚至還讓別人在他身上刻上傷口；看著一身的血傷，他除了浪浪漫漫瘋瘋狂狂搖著一頭散髮外，他的歌永遠唱不完也聽不盡，無論他留下一丁點抑或許多，最終他還是一株樹的名字。

杜君教

道德意識與時空意識

溫任平

序陳強華詩集「煙雨月」

(一)

七三年十一月中旬的某個傍晚，我與龍族詩社的幾位朋友聯袂前去台北廈門街拜會余光中先生。龍族的朋友當中包括「龍頭」林煥彰，在中國時報副刊負責編務的高信疆，甫自韓國留學歸來不久，當時在中國文化學院外文系執教的陳伯豪，以及剛從台大史學研究所畢業，考獲碩士學位的陳芳明等幾位兄長。那時龍族詩社已出版了「龍族詩選」，並剛籌出了厚達三百五十餘頁的「龍族評論專號」，對當前台灣詩壇的趨向與風格作了頗為嚴正的批評，也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當晚我們在飯桌上以及飯後的談話，很自然地圍繞着現代詩，現代文學這個大家都關心的課題。我記得非常清楚，余先生對當前詩壇好些炫奇是尚，主題暖晦，思想內容與時空脫節的詩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評語：「寫這些詩的人，他們也許不乏才華，但他們缺乏的是道德感。」

我想這句話一定在我內心深處激起相當大的迴響，七四年七月十日，天狼星詩社大聚於邦咯島金沙灘，三天兩夜的聚會主要的節目自是離不開文學，而其中的一個文學座談會，我給大家出的議題，赫然竟是「文學創作與道德感」。那晚的座談，大家的意見雖然紛紜，但卻沒有人說道德感是不重要或可有可無的，大家都有一個基本的認知，作家從事文學的藝術創造，不能毫無道德意識。

然而，我上面的一番有關道德感的談論，與陳強華這本詩集「煙雨月」，它們有關係嗎？

(二)

有的。在陳強華的前期作品中（七七年及大部份七八年的詩作，我們發覺到作者只在抒一己之情，而這種情緒是非常個人的，與現實時空近乎絕緣。他的近作（七九年）有跡象顯示他的心智已不似前些時候那般稚嫩，在一些作品當中，開始流露他對現代人生活的關懷，對周遭所發生的人的災難底悲憫，這份關懷悲憫之情正是道德意識的肇端，它標示了作者創作心路歷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在前期作品中，陳強華耽於一種浪漫的軟綿綿的情調裏，所謂「少年情懷也是首美——詩」（「戀」），「茫然是看著自己如何走入詩中——迷失世紀紀」（「詩之外」），頗可道出作者的創作心態；而一些感嘆如「日子就是一面明鏡——照著自己的容顏——憔悴老去」（「柳絲串成的記憶」），「坐在風中——散髮是鬱鬱的愁——鬱愁細如雨——落在今夕」（「寂寞一二」）可以說是典型的「強說愁」的例子。在這階段，作者雖想處理一些比較有思想深度的題材，往往由於年齡，閱歷，見識所限，每感力不從心。像稿於七七年的「假如我死」，作者對「死亡」這些人生大問題完全沒有深刻的洞察，因此下筆只好把「死亡」浪漫化一番：

忽然想起死

死畢竟是美麗快樂的事兒

我不明白死何以是件美麗快樂的事，這是違反一般常識或常理的。作者當然也可違反常理常識作出這樣的駭人之語，而無須提出甚麼知性的解釋，只要詩裏有「感情的邏輯」來JUSTIFY句子的意思，讓讀者暫時撇開理智的考慮，信服詩人感情底真實性。可惜陳強華無法做到這點，他的驚人之筆，只是即興的縱情底結果，並無特殊意義。同樣處理的是「死亡」，七九年作品「某些事件」作者把「死亡」人格化為「那蒙紗黑婦人」，雖然談不上甚麼創意，但較之「假如我死」，它顯得遠為合理，氣氛也經營得肅穆低沉，而能切合主題的需要。

在這部集子裏，我比較欣賞的詩是「一張賀年卡」「白煙花」「烏煙後的景」「落江」「河想」「青青山色」等寥寥數篇，其中尤以「一張賀年卡」最佳，茲錄於後，讓大家參照：

從遙遠的異鄉，朋友寄來一張賀年卡。這火紅色的背景。一團紅月；火態態地燃燒着青空。辟拍辟拍。沒有鳥叫。辟拍辟拍，沒有甚麼的青空。憂然；幾朵烈紅的爆竹與煙花向着我的瞳仁；猛烈地

射

來

射

來

我頭一轉。搖落幾根白髮。我只是那麼一愕，年輪已直輾過我；虛弱的身軀。平排的輪跡遺留在額上。我只得低下頭來，低下頭來。

可是呵可是，卡的背面卻嘻嘻哈哈地笑着說：

恭禧！

恭禧！

這是一首相當富於戲劇性的詩，它的形式新穎，是「煙雨月」裏唯一用分段，分行並着力於視覺效果底經營的作品。「射來」「恭禧」特別嵌以四號楷書，凸出了字義也加強了這些詞語視覺上的震撼力。從收到一張賀年卡到聯想自己的年華終會老去，這種對歲月逝去的感嘆可謂老生常談，但由於作者處理的手法不俗，這首詩才顯得鮮活生動。詩的首節所描繪的背景，「火態態地燃燒着青空」似乎隱指戰亂，「沒有鳥叫——沒有什麼的青空」又似乎暗示自然界受到侵襲的情形，但都寫得很含蓄，作者似無意在這主題上着力經營。詩的中段「我只是那麼一愕，年輪已直輾過我」，並且還在「我」的額上遺留下平排的輪跡，這平排的輪跡指的係額上的皺紋，這種「間接法」的使用

(Method of Indirection) 足證作者的想像力不弱。這首詩不能算完整，因為有好幾處詞句仍有商榷餘地。譬如說「恭禧」一詞，根據爾雅釋詁：「禧，告也，福也。」說文解字的解釋是「禧，禮吉也」，「禧」大概是「福」「吉」的指謂，因此「恭禧」便缺少了意義的聯貫性，它既不能當作是「恭賀新禧」的簡稱，其語義亦不等於「恭喜」。另一首詩「白煙花」同樣有用到「恭禧」一詞，可見這是作者有意爲之，並非一時筆誤。除了詞語有問題外，作者的文字運用也嫌不夠精省，「這火紅色的背景」的「這」字，「我只是那麼一愕」的「只是那麼」的片語，以及末節的「可是阿可是」都是可以刪去，而使詩更形濃縮簡練的。幸虧瑕不掩瑜，「一張賀年卡」仍不失爲一首有創意有新意的詩。

「白煙花」的長處在於詩中強烈對比的運用。年節放的煙花與戰壕裏看到的煙花（其實是炮火）構成了極鮮明的對照：

季節裏的煙花

轟然一炮，繽紛紛紛燦燦爛爛洒落人世

孩子們歡呼跳躍，跳躍歡呼

（一至三行）

在這方，邊境的禿樹

開滿煙花

轟然一炮，汪汪河水 flowing 血

孩子們驚呼哭喊，哭喊驚呼

（八至十一行）

這是一首道德意識很強的詩，這樣的詩在陳強華的前期作品中是完全看不到的。這首詩流露出他對人類苦難的同情，他並沒有在季節的煙花底歡呼聲中沉醉，他的道德感在他的潛意識裏抬頭，壓迫着作者透過歡樂的景象看到另一幕悲慘的情景。另一篇作品「越南小難民」的旨意不難從題目窺見一斑，都是詩人從關注自己到關注別人的作品。只是「越南小難民」寫得過於空泛膚淺，在藝術造詣上遠不及「白煙花」。

其他的詩作像「烏煙後的景」「黑煙雨」可說是對都市文明的抗議：空氣污染，交通失事……這些典型的都市問題在陳強華的詩中出現，這是七九年以前是不曾有過的。作者「站在汽車飛駛後的濃煙渦裏」嚮往「故鄉煙雨，小橋流水」那樣的田園生活。這種嚮往，實在是許多都市人內心的一種普遍的渴望。換言之，這種渴望有它的「普遍性」，而不純粹是個人喃喃的情話或囁語。

（三）

詩集題為「煙雨月」，頗使人作幽遠的古典的聯想。杜牧的「懷吳中秀才」：「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使用到煙，雨二字；柳永那首膾炙人口的「雨霖鈴」有「驟雨初歇」「千里煙波」「曉風殘月」等句，煙，雨，月三字一網包羅，但陳強華的「煙雨月」既不柔麗風雅，亦非蘊涵有緻，實在沒有多少古典風味或古典精神。類似古典的詩句像「昨夜風雨聲中／庭院的白菊花飄落幾許？」「西風只是消瘦了／

沒有雁字，沒有回時」，「明朝夢醒時／華髮長幾許？」，「橋折夢斷」等只是擬自古典詩詞的套語。套語一些詩句像「呵妹子妹子」，或者以「吾」代「我」（像「鄉愁」一詩那樣）給人的印象恐怕不是古典與現代交融，而是文白夾纏罷。至於「不題」裏的詩行

夜闌燈滅

把四書讀出五經與春秋

表面看來頗有幾分古典色彩，但稍一咀嚼，「把四書讀出五經與春秋」實在是不通的，四書是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五經是詩，書，禮，易，春秋，讀四書而能讀出五經來是不可思議的，而五經本就包括了春秋，「……讀出五經與春秋」豈非畫蛇添足，疊床架屋？這些毛病，病不在文字的運用上，癥結在於作者文學知識不足有以致之。

我無意苛責或苛求強華，他在信上堅邀我寫序，我想他要的一定不是一篇朋友主義的序，而是一篇能同時指出他的長處與弱點的文章，一篇持正公允的評論。他今年才十九歲，自十七歲創作迄今不過二載，以他寫作的勤快，對詩的熱忱，將來的成就就是不可限量的。在我的這篇序文中，道德感的提出並不是「文以載道」的換一種說法，也不是黃色與非黃色的狹隘分野，文學的道德意識，毋寧是作家的一份文學良知，它要求作者不僅關懷自己，更需關懷他生活於其間的群體，他身處的環境時代。我希望本文的特別標示道德感不致引起什麼矯枉過正的不良效果，詩的堂廡是廣闊的，它允許作者自不同門戶登堂入室。抒個人之情也沒什麼不對，但整個淹沒在一己的抒情裏那就未免自私，過於「獨善其身」了；唯有起於個人而及於衆人的詩，才能「兼善天下」，引起更廣大的共鳴。

我們當然應該同情憐憫越南難民的遭遇，但詩人的「道德關懷」(moral concern) 實不必局限於越南或板城街道一隅，他關懷的應該是整個現代人生與擺在他面前的社會現實。只有當詩人確知他自己的時空座標，他的背景與處境，他才能建立起他的時空意識，只有在建立起他的時空意識後，他的道德關懷才会有對象，他的道德力量(moral strength) 才能發揮施展。時空意識對一個作家而言，其重要性實不亞於道德意識，就一般情況而言，一個作家的道德意識與時空意識的成長成正比例，因為道德意識一定要落實到時空意識裏才能產生意義，才能體現(embody)成作品。「白煙花」也好，「烏煙後的景」也好，它們都有各自的時空特色。

「煙雨月」也許不是一部成功的詩集，但它有它的紀念性：它記錄了一位年輕作者道德與時空意識的逐漸成型，這過程是艱辛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沒有藝術的成長不是緩慢的，艱苦的，然則元氣淋漓如強華者豈懼乎？

(七九年八月廿六日稿)

第一輯：（七七年作品）

暮
煙籠街
青青
鄉愁
不題
假如我死
平安夜

暮

庭院 公公的旱煙斗
吐成滿空的長長
一空的茫茫
煙還是上升

越久越
濃

漸漸
漸漸
漫
漫
侵
侵
籠
籠
着

幽暗的四周

公公笑哈哈
訴說年青的夢

母雞咯咯帶一羣小雞
回家

三五隻流螢
漫飛 煙里 煙外

燈籠街

並不需很圓的月
我們足把整街照亮
月色冰涼
冰涼如月色

今夕，燭光排成滿街記憶
記憶是一根蠟燭一隻燈籠
滿街潮濕的青苔和一隻褪色孩提的夢
今夕，靜悄的燭光能燃多久
我驚覺夜像一條膠繩
要拉多長就多長
才過七夕
又見燈籠，又見燈籠

2.10.77

青 青

給小婷

青青，輕輕
輕輕喚你，一片山青
許多腳步聲與流水
許多年歲
許多淡然與驚悸
這片綠的山野，小婷
你是一片出岫的雲，悠悠
我是一句古寺的鐘聲，靜靜
青青，輕輕喚你小婷小婷

鄉 愁

向路人叩問家鄉一則音訊
一縷縷的風
一絲絲的雨
足把吾憂鬱起來
呵妹子妹子
昨夜風雨聲中
庭院的白菊花飄落幾許？

吾望天邊一朵朵雲
映，蕭蕭的旱煙斗
燃起吾一切已褪色的記憶
明年杜鵑花紅時
吾欲歸去
吾必歸去

15.11.77

不 題

對岸的喧嘩
夜闌燈滅
把四書讀出五經與春秋
如雷梵音敲響心中的青石路
孤寂的青石路永遠有千萬哩
把第一哩走完再到第二哩
直至見到第一道曙光
還要走下去

假如我死

忽然想起死
死畢竟是美麗快樂的事兒

若我死了
我的魂會像一隻流螢？
在星光下飛行等待你的約會
你怕不？

若我真的死了
你要像一片翩翩的蝴蝶
吮吸衰草上的露
吮吸衰草上的青
每個清晨
每個黃昏
每個夜晚
因為我的年歲已化為草
我的浪漫已是一縷縷嬌嬌的香水

14.12.77

平安夜

憂鬱的唱詩班

唱平安夜，歌耶蘇愛世人
歌聲盈盈溢滿樓，整街整巷
蟬聲終會消失，平安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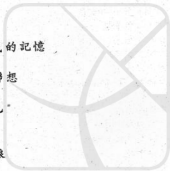
月色如斯平安，平安夜
平安夜，月色如斯安寧
憶起多的樹林，雪天冰地
頹敗的樹，腐朽的落葉
唉，山色已淡然
傳說聖誕老人是坐鹿車從林中跑出
厭倦的鹿蹄
敲响潔寒的冰路
潔寒是淡白的雪花，聖誕老人
淡白的雪花是你的鬢髮
在歲月的寒季
黯然飄下、落下
落在十二月的聖誕樹
竟夕是風嘯雨吟

茫茫煙雨後
蟬聲終會消失，平安夜
哈里路亞

25.12.77

第二輯：（七八年作品）

只是
戀
柳絲串成的記憶
詩之外
雨水的聯想
落江山色
青青
瘦琴
誓言
一次流浪
寂寞
什麼
河想



只是

西風只是消瘦了
沒有雁字，沒有回時
一星期就只是七隻
寂寂的雁
沒有動靜，沒有消息

倚遍欄欄干干
西風吹亂滿頭散髮
散髮等待，只是
等待另一個開始的星期

戀

如邂逅是緣份
那是註定的
你狂喜一丁點的音樂
是她的歌聲
路過車聲喧天的馬路
車聲竟是悅耳的音樂
你正考慮為她寫詩，
驀然驚覺
少年情懷也是首美
詩

29.1.78

柳絲串成的記憶

——記她和太平湖

縱使萬萬年
縱使橋折柳殘
我仍有記憶，仍會回憶

若道流逝是一陣風一場雨
日子就是一面明鏡
照着自己的容顏
憔悴老去
罷罷，怎樣悲得起來
你說要送我一湖水草
一片湖色山光
讓我回憶回憶
讓我做夢也會夢見你在夢我
夢這一片山光湖色
縱使萬萬年，縱使橋折夢殘
橋折夢殘

1.2.78

詩之外

茫然是看着自己如何走入詩中
迷失世紀紀

月亮蒼白的晚上
逐漸發現自己的一半是夾在詩集中的黃花瓣
另一半却遺失在車聲人聲校鐘聲浪中

我憤然舉起雙手
左手像一把撐在黃昏雨中的荷葉
雨珠在葉上滴噠滴噠
另一隻手握過一些什麼都不是什麼的他媽的
索性狠狠地把雙手插入褲中
揚長而去
或許焚燒滿房詩集
或許寫詩至天明

14.3.78

雨水的聯想

下一場密密雨
把髮莢落成小小的雨季
濕漉漉的期待
小花傘步出兩行並肩的足跡
走出雨中的石板路

就把龜裂的石板路流成河
河流兩岸
兩岸的風景共守一個夜色
花開
樹躍
明朝化成一雙蝴蝶越過彼岸
化成山伯英台的蝶影傳說
翩翩飛越多少溼遠的朝代
飛入莽莽青史。

21.6.78

落 江 焚給屈原

水袖盈滿風潮
風潮澎湃着散髮
一片融融的水光
閃現一樹倒影
倒影竟是多年屈着的
落拓

落江前
想誰是江裏昏庸的魚
落江後的身姿如何激起浪花
浪花易凋，不凋的是浪
日日夜夜，歲歲年年
開在芸芸衆生的記憶
天生汝才必有用
而又有誰知道汝竟是那隻
永世還游不上岸的
魚

15.12.78

青青山色

某個雨天的巴士車
從車內望出是片青青山色
青青草樹
青青的雨
三兩隻山雀
停在枝桠上洗澡
張着嘴若欲告訴我什麼
沒有思索，無須思索
從車籠躍出
雨珠掉在身上
如小小的音符跳出琴鍵
我是一隻不知雨山雀
飛向青青山色，青青雨中
他們說
雨天的山雀
總愛把雨聲譜成一支
一支永遠的歌

3.5.78

瘦 琴

老人的瘦琴

彈唱過多少支風雨之歌

流年嘩啦成河

青春的音符遺失多少個

（東家三個西家五個

還剩多少？）

今年某個黃昏雨後

村中父老們抽着水煙筒

煙中傳來歌聲

大家笑逐顏開

老人倚杖高歌

（身後遺留着一行行不完整的足跡

前頭應該是怎樣的山色？）

絮絮帶着倦意

就這樣唱着暮色回去

12.5.78

誓 言

如此焚盡你的詩篇，你的浪漫
化作黑蝴蝶。黑蝴蝶
遶與同遊花間
我們翩翩的飛姿，告訴衆花們
你是我永恆的戀人
我們飛過青春，暮年
歲月悠悠
如此飛着，永遠永遠
呵呵，永遠永遠
完美的永恆
夜會告訴你月圓，月不缺
花會向你說花好，花不凋
永遠永遠
我們的愛情無絕期
這是你告訴我的
說是以前的一個雨季

1.6.78

一次流浪

一場不該相遇的風
捲起千堆浪後
說要流浪要散髮行吟
漂泊千哩 煙波
我便啞然失笑了

終於流浪去
如今，車聲軋軋
在黑暗中前進
我們在車上喝 Shandy
要我說流浪的故事
一則又一則，一站又一站
唉，說流浪
流浪在異鄉的鐵軌
是我們最後，最後的 Shandy
空歡
一罐

25.7.78

寂寞一二

之一：

曲終

人散後

蟬聲

似荒野長長升起的狼煙

在你們匆匆的登音里

紛亂交錯

紛亂是你們五陵年少的心

心是繚疊的潮水

今夕的潮面

浮不出一輪相思美麗的月圓

28.10.78

之二：

沒有月的晚上

竟夕是寒蟬瀕泣聲

坐在風中

散髮是鬱鬱的愁

愁愁細如雨

落在今夕

明朝夢醒時

華髮長幾許？

29.10.78

什麼

夜裏媽媽攪鏡梳頭
頭上掉下幾根發光白髮
竟驚訝的喊不出聲來

忽聞浪浪車輪聲飛駛過
望出窗外
只見一樹的枝桠向沉重的黑暗伸張
欲抓着什麼
仍抓不着什麼

（呵呵，是了是了
那就是一些最年青的什麼）

媽媽不說什麼
也沒什麼好說
呵，夜漸漸老去 黯去-----

20.10.78

河想

每次，每次回首
總有一條河
潺潺在你額際流下
從高山流水
一種孤獨的自傲，一次豪情
流過你半壁煥發的臉
(呵，呵)
恆自流動，恆自伸展
你苦苦探望 風向
十二月的季候風
吹你一樹散髮，撼你一河水紋

有河潺潺在你額際淌下
矜持淺灘溺死一隻老泥鰍
是，河流，流河後
在古老的下游
有丘自你額際湧起
湧起
是一條河
掩蓋你另半壁日蝕的臉
日蝕的臉
(唉，河河河河河河河)

第三輯：（七九年作品）

金色年華
一張賀年卡
白煙花
火的盛宴
熱帶的年青
黑煙雨
蝴蝶夢
某些事件
時間的事
長流水
雨水一二
夜色
烏煙後的景
吹泡泡
回眸
某些事件
情歌
越南小難民
二叔公
棋局呵奇蹟

金色年華

——給自己

遠遠來時
妳在巷尾喊我的小名
我們握手，掌中
升起一粒圓月
月亮投影在身後的河水
河水輕載着我們的
蓮荷
十八歲，唯恐一陣強風
吹散水月與蓮荷

—— 河上的水煙
煙中的長長烏髮

我只是想呵想，煙中的長長烏髮
金色的華年，我的情人
妳是許許多多的藕粉燻爛
天啊，遠方的烽火狼煙
我們呵我們
只是看成滿天撩亂的煙花
哈里路亞

—— 曾為戀愛
曾是十八年華

呵，十八年華以後，
重回首，遺留下的風光一片
原來只是這麼一回事

10·1·79

一張賀年卡

從遙遠的異鄉，朋友寄來一張賀年卡。這
火紅色的背景。一團紅月；火熊熊地燃燒
着青空。辟拍辟拍。沒有鳥叫。辟拍辟拍
，沒有什麼的青空。轟然；幾朵烈紅的爆
竹與煙花向着我的瞳仁；猛然地

射
來
射
來

我頭一轉。搖落幾根白髮。我只是那麼一
停，年輪已直繞過我；虛弱的身軀。平排
的輪跡遺留在額上。我只得低下頭來，低
下頭來。

可是呵可是，卡的背面却嘻嘻哈哈地笑着
說：

恭喜！
恭喜！

12.1.79.

白煙花

寫給七九年

季節真的煙花

轟然一炮，簌簌紛紛燦燦爛爛洒落人世

孩子們歡呼跳躍，跳躍歡呼

年呵年，是你來了

歡迎你，迎接你

見面時總要說：恭禧恭禧

而有誰知道，有誰知道此刻

在遠方，邊境的禿樹

開滿煙花

轟然一炮，汪汪河水流着血

孩子們驚呼哭喊，哭喊驚呼

糧呵糧，飢荒的難民

見面時又要說些什麼，說些什麼

軋啦軋啦，缺邊的月亮淫笑着

也許，也許流血與流淚

只是那麼一回事

熊熊黑暗中，孩子們還得在戰壕里

呆望着空中

夢幾朵無聲無煙的

白煙花

18.2.79

火的盛宴

— 記某個烤肉會

我們扇火，誰拍辟拍
火花在木炭上跳躍，飛舞
我聽到，有一首歌
涓涓滴滴的音符
自每個人的胸膛舒放流出流出
只是年青，照亮各自的容顏
只是快樂在心中燃燒，爆裂
我們的笑聲不絕，看
烤着彼此手執的牲肉
年歲的痛苦都燒焦了

看這個火的盛宴
火炎炎起來，你說呵你說
什麼叫做愁？

7.4.79

熱帶的年青

是啦，排排坐，年青啊
我們翻開詩集，在熱帶地方
永遠不完的長夏，日日
我們唱歌，辯論，甚至哀傷
呵熱帶，蕉風椰雨，年年

都是陽光天
這粒僅有的白色太陽，廉價的陽光
鋪滿庭階，樓台與家園
我們走路，咳嗽，散髮飄揚
每日都是陽光天，陽光天天好
我們心中的城，城中的街巷與山水
偶爾也有幾陣風雨
只是四季都是陽光與雨水
雨水與陽光，浪浪漫漫
在熱帶地方，是啦
年青的日子
都是陽光天

7.5.79

黑煙雨

江南這時候的煙雨
是什麼樣的顏色？

說這裏，說這時候
吾走着，人造天橋上
橋下車流人潮不斷
是的，不斷，泛濫泛濫
若說吾在潮流里
若說吾是一尾魚
若說吾是江南的一尾魚
如今想起許多許多，許多想不起來
的故鄉煙雨，小橋流水
潺潺鯉音，似霧，是煙
朦朦朧朧，吾能望見
望見垂水的楊柳，風光一片

滴滴噠噠，噠噠滴滴
哦，下雨
呵，吾是站着，直立着
站在汽車飛駛後的濃煙渦里
看不見伊，想什麼
管它江南不江南，煙雨
美不美麗，看看自己
身上泔泔黑煙雨
點點滴滴 點點滴滴

蝴蝶夢

觸目都是青青草木
滿林都是吾之蝴蝶
迷失了，光燦燦的陽光
本是綠蔥蔥的樹林，也聽到了
轟隆隆的水湧聲，看旋轉轉的水渦
白煙煙的水霧，以及潮邊的小白花……
（想起了，像伊人心甜甜的酒渦
與襟上的小白花……）

若果年輕的背面是皺紋疊疊
就是老態龍鍾，吾之蝴蝶
折翼的季節，那一年
那一年連最斑斕的歲紋都脫去
（這是了，像伊人荒山的孤墳
是清明紛紛的白茅花
風來隨飄去飄去……）

如今禿禿枝極，落葉遍地
吾之蝴蝶那一隻
從枯葉堆里，醒來
又憶起昔日蛹化的痛楚

某些事件

那些年年月月相似的臉孔
那些朝朝暮暮一樣的语言
我們千萬年的愛情，天荒
地老，如果是永恆，為何
為何，你每天都要離去
今天你來，你去
明日如何？來年如何
唉，只是……
我無能控制，你不聽指示
悄悄從窗口，眉宇間
甚至從指縫
偷偷溜去

你能說些什麼，時間
只是那並不是我和你，和他
管得了的事

30.5.79

時間的事

千帆過處是什麼
是啦，落日西沉
你依然凝望，不說一句話
看着千帆飄過
看着落日西沉
看着紅日東昇，浪來
浪去，是那麼遙不可及
又可身手觸及
只是知道，濤聲里
永遠讓它潮來潮去

千帆之外
那人心海中的一片白

7.6.79

長流

都是五千年了
在水之濱，我們守望
長江黃河，你就流吧
我們坐着立着
看你光明磊落的風景
和兩岸不滅的燈火人煙
一路的流水總是嘩嘩啦

雨水一二

之一：夜雨

都說夜迴時
都是心中輾轉的那個影
許多牽腸與掛肚
都不想說了，攤開手掌
點點滴滴，此刻天冷了

之二：雨巷

而萬一果然有一隻人影
是魂牽夢縈的，微笑着
走來，要共撐一把傘
是啊，這一巷雨水都輕輕洒洒
心中的河流終夜都嘩嘩啦啦

16.6.79

夜色

滿空的倦意
是我的倦容
在回家的小徑上
家門的燈籠吊起
你我是微小的流螢
飛起
串成一空的璀璨

烏煙後的景

如此洶湧車流，滾滾烏煙的背面
你的終結，說是最終的結
或許逐漸變成一堆爛鐵，擋風鏡碎片
或許是嘩紅的幾朵血肉花
都不可佈，如斯淡然
或許是在巷口婦人家的口里
傳出，一哩又一哩
或許至到人們如何表達了你
這是最後，該是最後了吧
再也不會憐憫，同情，與珍惜
最後都來不及說聲再見，還道
還道什麼明日天涯關山萬哩

烏煙後，烏煙後的景
或許是一堆爛鐵，陳年棄置
路旁，自管車潮人潮
一一從你身邊流來流去
說到最後，或許
或許已被一個老拾荒者拾去

吹泡泡

我想把許多歡歡樂樂
都一一吹進泡泡裏
一串給送我鮮花的阿華
一串給咪咪叫的小花貓
一半送給爸爸媽媽
却不給開我留堂的老師
和壁上的的答答的掛鐘

只是只是
我是個在角落吹泡泡的小女孩

28.6.79

回 眸

山加水
便成翠綠山水
永恒的，永遠不會淡然
瀟瀟流水
小橋和故人
山色呵山色
怎樣的山色
才是最後一劃
最後，說最後的回眸
啊

某些事件

當一切都是最終時，是最終
時間便勝利了
你默默無言
外面風雨瀟瀟
它披著長髮，黑色的魂
很陰暗的向著你走來
你沉著向它走去，潮潮濕濕
都是同路人，陌生得熟悉

當一切都是最終時
時間便勝利了
而所有都到了時候，死亡
那蒙紗黑婦人，靜悄悄
把你拖走，像那
夜色，無星無月

7.6.79

情 歌

我問你

這樣的立委，這樣的綠草地
一縷烏黑的髮，小情人
的回答，和一株風中的含羞草
又有什麼兩樣？

你們問我，愛到最深處時
什麼是什麼，都不知道
是啊，我和小情人，和誓言
我是選擇了一條陽光道
我知道不會有黑暗與骯髒
因為愛情與情愛
還不是一樣

11.6.79

越南小難民

呵，忘不了起航時浩浩蕩蕩的哭號
就是漂泊漂泊，漫漫長長
漂白了童年的夢，看膩浪花
你只想嗅嗅泥香，唱唱兒歌
只是只是想得好久，母親呀

陽光海岸，太驚怯地
你的眼有一個夜黑的魘
與鐵刺網，這張刺目的點綴
你要跳躍，蹲着，仰臉
廣闊的，遙不可及
廣闊的藍天，是啊，有鳥
有鳥飛過

23.6.79

註：今日閱南洋商報讀到合衆社電傳照片中
蹲在刺網附近的三個越南小難民，好像告訴
我他們的眼裏都有一個夜黑的魘。

二叔公

二叔公在舊庭院靜坐
對着暮雲打盹
或說個鄉野傳奇吧
呵呵，寒冷的日子
炊煙斜斜種在煙囪；煙囪植在屋頂
只一斗煙啊，看盡幾許流螢紛飛
沒什麼稀奇，樹上的蟬聲
一片山水就在龍井茶裏輝煌

二叔公才步出門檻
霓虹燈的複眼在烏煙中眨個不停
許多曾經的事物都在眸裏模糊
隱約高聳林立的建築物
有人在天台上談笑風生
有人若無事事從身旁走過
二叔公不期然驚悸地喊叫那人
那人走着自己的路，頭也不回
沒有蟬聲沒有螢

驚詫之餘

二叔公抽吸煙斗，又吐了滿口煙霧
唉，夜漸涼悽
月牙兒鉤吊着參差不齊的天線
此刻有人在廳裏品賞山水畫
且爭論着某種形式
別管啦，一踏進屋里
室內的人却嘩然看彩色電視上的摔角節目

棋局呵奇蹟

奇怪呵，我們奕棋
無時不在，風雨不改
異樣的心情在流光中
走完同樣的結局
如此如火如荼地進行
手一杯清茶，無須言言語語

將

竟要我滿頭青絲輸給你
噢，時間，要輸得口服心貼
要輸得澈底，年青不再

上

此一過楚河漢界
孤注一擲，就是黃泉路近
唉，我這一生，這場歲月
這一局棋，輸定了
我還要堅持走下去，爬下去

重修 78 年稿

21.7.79 修

最后的煙雨月

詩已成為我惟一的信仰的神。

我寫詩寫得很痛苦很刻意，日日夜夜自己孤獨盲目地摸索，只求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條路，這些日子寫詩就好像走在一條陰森森且冰冷的青石路。我有自信永遠走下去，且要飛躍得更風流更瀟灑。有人說：「出版第一本書後，寫作的熱忱最高」。我要記着這句話，且常常自勉。

這本集子收集兩年來的習作，題名為「煙雨月」，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含意；只是喜歡且常帶她們入自己的詩中；任意神遊喧嘩，風光一場。

赴台唸中文系是我多年來的願望。無奈家庭經濟關係，中學畢業至今仍不能如願以償，這本集子的出版是不是能籌得一筆赴台深造的旅費，我不敢肯定。

我要對所有給於這本集子在各方面的支持者致衷心的銘謝。

陳強華

2·9·79 於檳城

出版：橡樹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ai Bon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大索印務有限公司

定價：馬幣一元六角

郵購：CHEN KEONG WAH

1109, JALAN TUJUH

MACANG BUBUK

B. MERTA JAM,

P. PINANG, MALAYSIA.

一九七九年九月初版

有版權：究翻印

诗集

烟雨月

陈强华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2 日